

宋史全文

(元)佚名 撰

李之亮 校點

中冊

宋史全文三十六卷其中
名撰是上起宋太祖建隆
宋三百餘年的編年體史
卷內度宗少帝及益王廣
而亡佚那就可以肯定此

幹卷分上中下實爲五十八卷元佚
年下迄宋理宗景定五年的一部全
據四庫全書提要稱原書第三十六
有目而無文究竟是作者沒有寫文
的作者是元代人如果此書原來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宋史全文（中册）

〔元〕佚名撰

李之亮 校点

目 录

上 册

卷一	宋太祖一(建隆元年至乾德五年)	〔三〕
卷二	宋太祖二(乾德六年至太平兴国元年)	〔五五〕
卷三	宋太宗一(太平兴国二年至端拱二年)	〔九一〕
卷四	宋太宗二(淳化元年至至道三年)	〔一三三〕
卷五	宋真宗一(咸平元年至景德四年)	〔一七四〕
卷六	宋真宗二(大中祥符元年至景德四年)	〔二一八〕
卷七上	宋仁宗一(天圣元年至明道二年)	〔二七二〕
卷七下	宋仁宗二(景祐元年至康定元年)	〔三〇七〕
卷八上	宋仁宗三(庆历元年至庆历三年)	〔三四六〕

卷八下	宋仁宗四(庆历四年至庆历八年)	〔三八三〕
卷九上	宋仁宗五(皇祐元年后至和二年)	〔四二四〕
卷九下	宋仁宗六(嘉祐元年后至嘉祐八年)	〔四七二〕
卷十	宋英宗(治年元年至治平四年)	〔五一二〕
卷十一	宋神宗一(熙宁元年至熙宁四年)	〔五四九〕
卷十二上	宋神宗二(熙宁五年至元丰二年)	〔五八九〕
卷十二下	宋神宗三(元丰三年至元丰八年)	〔六二八〕
卷十三上	宋哲宗一(元祐元年)	〔六六五〕
卷十三中	宋哲宗二(元祐二年至元祐四年)	〔六九五〕
卷十三下	宋哲宗三(元祐五年至元符二年)	〔七二〇〕
卷十四	宋徽宗(元符三年至宣和七年)	〔七七二〕

中 册

卷十五	宋钦宗(靖康元年)	〔八四二〕
-----	-----------	-------

卷十六上	宋高宗一(建炎元年)	·····	(八七一)
卷十六下	宋高宗二(建炎二年)	·····	(九一〇)
卷十七上	宋高宗三(建炎三年)	·····	(九三六)
卷十七下	宋高宗四(建炎四年)	·····	(九八七)
卷十八上	宋高宗五(绍兴元年至绍兴二年)	·····	(一〇二三)
卷十八下	宋高宗六(绍兴三年)	·····	(一〇八六)
卷十九上	宋高宗七(绍兴四年)	·····	(一一一五)
卷十九中	宋高宗八(绍兴五年)	·····	(一一四七)
卷十九下	宋高宗九(绍兴六年)	·····	(一一九九)
卷二十上	宋高宗十(绍兴七年)	·····	(一二三一)
卷二十中	宋高宗十一(绍兴八年)	·····	(一二七一)
卷二十下	宋高宗十二(绍兴九年至绍兴十年)	·····	(一二〇八)
卷二十一上	宋高宗十三(绍兴十一年至绍兴十二年)	·····	(一三四四)
卷二十一中	宋高宗十四(绍兴十三年至绍兴十五年)	·····	(一二八〇)
卷二十一下	宋高宗十五(绍兴十六年至绍兴二十年)	·····	(一四一六)

卷二十二上	宋高宗十六(绍兴二十一年至绍兴二十五年)	〔二四四九〕
卷二十二下	宋高宗十七(绍兴二十六年至绍兴二十九年)	〔二四八九〕
卷二十三上	宋高宗十八(绍兴三十年至绍兴三十一年)	〔二五四二〕
卷二十三下	宋高宗十九(绍兴三十二年)	〔二五九二〕

下 册

卷二十四上	宋孝宗一(隆兴元年至隆兴二年)	〔二六二七〕
卷二十四下	宋孝宗二(乾道元年至乾道三年)	〔二六六五〕
卷二十五上	宋孝宗三(乾道四年至乾道六年)	〔二七〇〇〕
卷二十五下	宋孝宗四(乾道七年至乾道九年)	〔二七三六〕
卷二十六上	宋孝宗五(淳熙元年至淳熙四年)	〔二七七〇〕
卷二十六下	宋孝宗六(淳熙五年至淳熙七年)	〔二八二二〕
卷二十七上	宋孝宗七(淳熙八年至淳熙十一年)	〔二八五九〕
卷二十七下	宋孝宗八(淳熙十二年至淳熙十六年)	〔二九〇二〕

卷二十八	宋光宗(紹熙元年至紹熙五年)	〔一九四七〕
卷二十九上	宋寧宗一(庆元元年至庆元六年)	〔一九九七〕
卷二十九下	宋寧宗二(嘉泰元年至开禧三年)	〔二〇三三〕
卷三十	宋寧宗三(嘉定元年至嘉定十七年)	〔二〇七〇〕
卷三十一	宋理宗一(宝庆元年至紹定三年)	〔二二二八〕
卷三十二	宋理宗二(紹定四年至端平三年)	〔二二七三〕
卷三十三	宋理宗三(嘉熙元年至淳祐四年)	〔二二二〇〕
卷三十四	宋理宗四(淳祐五年至宝祐元年)	〔二二六五〕
卷三十五	宋理宗五(宝祐二年至宝祐六年)	〔二三一一〕
卷三十六	宋理宗六(开庆元年至景定五年)	〔二三四八〕

附	《四库全书提要》	〔二三九九〕
---	----------	--------

宋史全文卷十五

宋钦宗

丙午靖康元年春正月，诏求言。监察御史余应求先为校书郎，尝上奏，略曰：「献言者皆曰夷狄外侵而边鄙未宁为可虑；百姓久困而财用日急为可虑；兵革未弥而士马不强为可虑。臣以为选将帅以守边、治险阻以固圉，积粟治兵，实之塞下，则边备何患乎不严？罢不急之务，减无名之费，躬节用裕民之德，去蠹国害财之政，用计数之臣，治转运之法，则财何患乎不足？下募兵之令，高买马之直，明赏罚以收人心，严军政以励士气，付之良将，何往不克，则士马何患乎不强？」诏特赐章服。自金人犯边，屡下求言之诏，事稍缓则复沮抑言者，故当时有「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之谚。丁卯，金人犯浚州。内侍梁方平领兵在黄河北岸，敌骑奄至，仓卒奔溃。时南岸守桥者望见敌中旗帜，烧断桥缆，陷没凡数千

人，敌因不得济，何灌军亦望风溃散，我师在河南者无一人。初，敌至邯鄲，遣郭药师为前驱，付以二千骑。药师疾驰三百里，质明，遂至浚。其言州县无备，邀取金缗，暴宫禁间事者，皆药师之为也。己巳，诏亲征。先是，太学生陈东率在学诸生伏阙上书，略曰：「臣等闻尧之时，有八元、八凯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尧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谓我将倦于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遗之，使大明诛赏，以示天下耳。故《传》曰：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天下诵之，至今不息。臣窃谓在道君皇帝时，非无贤才如八元、八凯而未用者，非无奸臣贼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遗陛下。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贼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二边，败祖宗之盟，失中国之信，创开边隙，使天下势危如丝发。此六贼者，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至是，黼窜永州。黼卖官取赃无厌，京师为之语曰：「三百贯，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阁。」黼至雍丘县南固村，吴敏、李纲指燕山之役为黼罪，请诛之，取其首以献。勔削官放归田里，继而羁管循州，寻赐死；彦亦赐死，皆籍其家。上皇如南京。庚午，以兵部侍郎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同知枢密院李昉副之，聂山为随军转运使。时从官以边事求见者，皆非时赐对。纲待班延和殿下，适宰执奏事，议欲奉盥舆出狩襄邓。纲语知东上阁门事朱孝庄曰：「有急切公事，欲与宰执廷辨。」孝庄曰：「旧例未有宰执

未退而从官求对者。」纲曰：「此何时，而用例邪！」孝庄即具奏。诏纲立执政之末，因启奏曰：「闻诸道路，宰执欲奉陛下出狩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传位陛下，今舍之而去，可乎？」上默然。白时中曰：「都城岂可以守？」纲曰：「天下城池，岂复有如都城者？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所在，舍此欲何之？若能率励将士，慰安民心，岂有不可守之理！」上顾大臣曰：「策将安出？」皆默然。纲进曰：「今日之计，莫如整厉士马，声言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上曰：「谁可将者？」纲曰：「朝廷平日高爵厚禄畜养大臣，将用之于有事之日。今白时中、李邦彦等皆书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貌，抚驭将士，以抗敌锋，乃其职也。」时中厉声曰：「李纲莫能出战？」纲曰：「陛下不以臣为懦，僥使治兵，愿以死报！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镇服士卒。」上即命除纲右丞。内侍王孝竭奏曰：「中宫、国公已行，陛下岂可留此？」上色变曰：「卿等无执，朕将亲往陕西治兵，以复都城，决不可留此。」纲泣拜俯伏以死请，会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为然。上意稍定，即俾中使追还中宫、国公，顾谓纲曰：「卿留朕，治兵御寇，专以委卿。」纲受命，与棧同出。中夜，上遣中使谕宰执，欲诘旦决行。质明，纲入朝，见禁卫擐甲，乘舆服御皆已陈列。纲厉声曰：「尔等愿以死守宗社乎？愿扈从以巡幸乎？」皆呼曰：「愿以死守！」纲入见，曰：「陛下已许臣留，今复戒行，何也？且六军之情已变，彼父母妻子皆在都城，岂肯舍去？万一至中道散归，

陛下孰与为卫？且敌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上悟，始命辍行。辛未，上御宣德楼宣谕六军将士，于是固守之议始决。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瑁副之。白时中罢，坐主出奔议也。李邦彦起复为太宰，张邦昌为少宰，仍兼门下、中书侍郎。赵野、王孝迪门下、中书侍郎，蔡懋尚书左丞、签书枢密院，耿南仲同知。壬申，诏每路差近上内侍，一并督帅臣将勤王兵入援。癸酉，翰里雅布至京城西北，屯牟驼冈天驷监，即孳生马监之所，刍豆山积。异时郭药师来朝，得旨打球于其间。金人兵至，径趋其所，药师导之也。自敌骑扣河梁，方平烧桥而遁，敌不得遽渡，取小舟能容数人者以济，凡五日，骑兵方绝，步兵犹未集也。旋济旋行，无复队伍。敌笑曰：「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辈岂得渡哉？」是夕，金人攻宣泽门。李纲临城募敢死士，斩获百余人，迨旦始定。初治都城四壁守具，凡四日，治具粗毕，而敌抵城下矣。以郑望之充军前计议使，高世则副之。望之即行，少顷，敌亦遣吴孝民至。甲戌，郑望之人奏，引见金使吴孝民，奏曰：「上皇与大金结约海上，复违盟誓，皆已往事。今日少帝陛下与大金别立誓书，结万世欢好可也。向者李邺来议割献三镇事，皇子遣使人代朝见之礼。愿遣亲王、宰执到军前报礼，大金喜礼意之重，前日割地之议往往可罢。」少帝之称自此始。上顾宰执，未有对者。李纲请行，上不许，曰：「卿方治兵，不可。」命同知枢密院事李昉奉使，郑望之、高世则副之。乙亥，

敌攻通天、景阳门一带甚急，上命李纲督将士扞御。又攻陈桥、封丘、卫州等门，纲登城督战，自卯至申，杀敌凡数千，乃退。武泰军节度使何灌死之。敌遣游骑四出抄掠畿县，惟东明、太康、雍正、扶沟、鄆陵仅存。敌耻小邑不破，再益骑三千急攻东明，京东将董有邻率众拒之，斩首十余级，最后得金环者，三太子也。李悦、郑望之等在敌营，斡里雅布见之，需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匹、衣缎百万疋，割大原、中山、河间三路地，并欲宰相、亲王为质。望之辞以亲王年幼，乞遣郡王。望之再三言之，斡里雅布曰：「遣亲王、郡王各一人，至河即还宰相，候交物了及拔地毕日可还也。」斡里雅布遣萧三宝奴、耶律忠、王訥等来。丙子，诏：「大金所需犒军物数浩瀚，朝廷竭力应副，如供祀宗庙器皿，亦不敢吝。至于亲王、内外百官之家，已行告谕，尽数供助，尚恐未能敷数。忠义之民，理宜体国，将私家所有愿助国用者，限日下于户部尚书聂山等处送纳。」又诏：「蕃衍宅诸王金银牌帛、道官乐官伎术等官及五司官察视曾经赐带，各家有见在金银，只令纳元丰库。若敢隐庇转藏，并行军法。诸宫观寺庙、奉先普安诸坟、六尚局诸局并开封府公用金银，拘收纳左藏库。」时从王孝迪之议，揭榜立赏，括在京军民官吏金银，违者斩之，都城大扰。限既满，得金二十余万、银四百余万两，而民间藏蓄为之一空。李纲因对，奏曰：「收簇金银限满，民力已竭，复许告讐，恐生内变。外有大敌而民心内变，不可不虑。」上曰：「卿可往收榜，毋得告讐。」纲因巡城，传

圣旨收榜，人心稍安。以康王为军前计议使，令张邦昌、高世则副之。上命引王诣殿阁见宰执，李棣云：「大金恐南朝失信，故要亲王送到河，亦无他。」王正色曰：「国家有急，死亦何避！」闻者悚然。丁丑，宰执进呈金人所须之目，李纲力争，以谓：「犒师金币，其数太多，虽竭天下，亦不足充，况都城乎？当量与之。大原、河间、中山国家屏蔽，号为三镇，割之何以立国？又保塞，翼祖、顺祖、信祖陵寝所在，子孙奈何与人？至于遣使，宰相当往，亲王不当往。今日之计，莫若择使与之熟议，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币之数，令有司会计，少迟之，大兵四集，彼以孤军入重地，势不能久留，必求速归，然后与之盟，彼且不敢轻中国，其和可久也。」宰执皆谓：「都城患在朝夕，尚何有三镇？而金币之数，又不足较也。」纲因求去。上慰谕曰：「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款我，此徐议也。」朝廷即以誓书往，所求皆与之，以李邺、高世则为送伴使副，纲尚留三镇诏书不遣，几少迟延，以俟勤王兵集，徐为后图也。庚辰，张邦昌从康王诣敌营。壬午，统制官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于顺天门外，乘势击之，杀获甚众。范琼将万骑自京东来，营于马监之侧，王师稍振。丁亥，靖难军节度使、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武安军承宣使姚平仲以泾原、秦凤兵至阙下，既入见，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师道曰：「女真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人境而能善其归乎？」上曰：「业已讲好矣。」对曰：「臣以军旅之事事陛下，余非所敢知也。」李纲言于上曰：「勤王之师渐集。」

兵家忌分，非节制归一不能济。愿敕两将听臣节制。」上曰：「师道老而知兵，且职位已高，与卿同官，替曹曠可也。」于是别置宣抚司，以师道同知枢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以平仲为都统制，应四方勤王兵并隶宣抚司，又拨前后军之在城外者属之，而行营司所统者，独左、右、中军而已。上屡申飭两司不得侵紊，而节制既分，不相统一，宣抚司所欲行者，往往托以机密，不复关报，自是权始分矣。太学生陈东又言：「梁师成当正典刑。」诏黜为散官，命开封府吏押至八角镇，杀之。癸巳，李纲、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等是日同对于福宁殿，议所以用兵者。纲奏曰：「金人之兵张大声势，然其实不过六万。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固已数倍之矣。彼此孤军入重地，正犹虎豹自投于槛阱中，当以计取之，不可角一旦之力。为今之策，莫若扼关津，绝粮道，禁抄掠，分兵以复畿北郡邑，俟彼游骑出则击之。以重兵临贼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鞬七国者。俟其刍粮乏，人马疲，然后以将帅檄取誓书复三镇，纵其归，中渡而后击之，此必胜之计也。」上然之。

二月丁酉夜，都统制姚平仲率步骑万人劫敌寨，以败还。初，种师道以三镇不可弃，城下不可战，朝廷姑坚守和议。俟姚古来，兵势益甚，军中议，自遣使人往谕敌以三镇系国家边面，决不可割，宁其以赋入增作岁币，庶得和好久远。如此三两返，势须逗遛半月，重兵密迓，彼必不敢远去劫掠。粮草渐竭，不免北还，俟过河，以骑兵尾袭至真定、中山两镇，必

不肯下，彼腹背受敌，可以得志。会李纲主平仲之谋，师道言卒不用。平仲，古之养子也。上以其骁勇，屡召对，许以成功当授节钺。平仲议欲夜叩敌营，生擒斡里雅布，奉康王以归，而其谋泄，未发数日，行路及敌人皆知之。敌先事设备，故反为所败。李纲会行营左右军将士质明出景阳门，分命诸将解范琼、王师古等围，敌骑出没鏖战，斩获甚众，复犯中军，纲亲率将士，以神臂弓射却之。上初满意平仲必成功，既而失利。宰执、台谏交言西兵勤王之师及亲征行营司兵为所歼，无复存者。上大震惊，有诏不得进兵，遂罢纲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以蔡懋代之，因废行营使司，止以守御使总兵事，盖欲罪纲以谢敌也。辛丑，遣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知东上阁门事王球使斡里雅布军，賁李纲所留割三镇诏书以往，仍就迎康王。太学生陈东率诸生数百人伏宣德门下，上书曰：「在廷之臣，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纲是也，所谓社稷之臣也。其庸谬不才，忌嫉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悦之徒是也，所谓社稷之贼也。」又曰：「纲起自庶官，独任大事。邦彦等嫉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纲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间投隙，归罪于纲。然一胜一负，兵家常势，小胜固未足为喜，小挫亦岂足为辱？况示怯示弱，奇谋秘计，岂可遽以此倾动任事之臣？」又曰：「窃闻邦彦、时中尽劝陛下他幸，见事有急，各除亲党外任，遣家属随之远去。岂身为大臣，不能能一家死社稷之难，其意止欲仓卒之际各保妻孥耳！」

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哄然骚动，弗安其居。若非纲为陛下建言，则乘輿播越在外，宗庙社稷已为丘墟，生灵已遭鱼肉，陛下将有弃宗庙社稷之名。赖聪明不惑，特从纲请，中外闻之，虽愚夫愚妇，莫不举手加额，仰叹圣德之盛，纲之力岂曰小补之哉？是宜邦彦等潜谤忌嫉，无所不至。」又曰：「若以纲用兵小挫，遂当废罢，则童贯创开边隙，以贻今日之祸，近又引兵数十万以事云中之役，几于匹马只轮无还，朝廷曾不议贯之罪，何纲小挫而加罪乎？一进一退，在纲为甚轻，在朝廷为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举，幸陛下即反前命，复纲旧职，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师道以阃外之事。」于是军民数万人拥伏阙下，相谓曰：「非见李右丞、种宣抚复用毋得归。」会百官退朝，众指李邦彦，数其罪，欲殴之，邦彦疾驱以免。百姓乃击登闻鼓，山呼震地。开封尹王时雍至，谓诸生曰：「胁天子，可乎？胡不退！」诸生应之曰：「以忠义胁天子，不愈于以奸佞胁之乎？」复欲殴之，时雍逃去。殿帅王宗濋奏于上曰：「事已尔，亡可奈何，当黽勉从之，不然且生变。」于是遣签书枢密院事耿南仲言于众曰：「已得旨宣李纲矣。」内侍朱拱之先得旨，宣谕未到，而后发之使先至，众取拱之，齑而磔之，号于众曰：「此逆贼也！」即矫诏曰：「杀内臣者无罪。」纲惶惧入对，泣拜请死。上即复李纲尚书右丞，充京城四壁守御使而罢蔡懋。纲固辞，上不许，命复节制勤王师，种师道亦归其解。士庶知二人复用，遂散。时师道实不罢，盖外议流传之妄。

云。范仲淹追封魏国公，司马光赠太师，张商英赠太保。除党籍学术禁。王孝迪罢，以徐处仁为中书侍郎。壬寅，以沈晦假给事中，从皇弟肃王使斡里雅布军。先是，康王在敌营几月，斡里雅布憚之，不肯留，更请肃王代之。己巳，康王自金营还。丙午，敌退，围京城凡三十日。既得三镇诏书，及肃王至，不俟金币数足，遣使告辞而去。己酉，李纲言：「澶渊之役，虽与辽人盟约，及其退也，犹遣重兵护送之，盖恐其无所忌憚，肆行虏掠故也。金人之去三日矣，盍遣大兵，用澶渊故事护送之？」上可其请。于是分遣将士，数道并进，且戒诸将：度便利，可击即击之。李邦彦奏：立大旗于河东北。有擅出兵者，依军法。李纲奏备边御敌八事。诏：「自今并遵祖宗旧制，选用大臣，裁抑内侍，不崇饰恩幸，不听用奸人，不轻爵禄，不滥赐予，不夺尔居以营燕游之地，不竭尔力以广浮用之费。凡蠹国害民之事，一切寝罢。」诏河北坚守，仍出奇掩击。时斡里雅布师还，抵中山、河间两镇，兵民固守不肯下，即以矢石及之而退。沿边诸郡亦然。李邦彦罢，以张邦昌为太宰，吴敏为少宰，李纲知枢密院事，耿南仲左丞，李悦右丞。蔡京责授秘书监、分司南京，寻移德安府，衡州安置。正言崔鶪上言：「贼臣蔡京以奸邪之术诬耀人主，收天下之士以为腹心，遂致贼盗蜂起，夷狄乱华，陛下安得而赦之？」遂窜京儋州，寻又窜京子孙三十三人，遇赦不许量移。京行至潭州而死。京患失之心无所不至，根株结盘，牢不可脱，卒以召衅误国，为宗社奇祸。虽以谴死，而海内